

乌丝栏上十三行——紫砂笔插

◆ 张大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的一天，我在华亭路旧货市场溜达，见一个柜台前有一群人，正在围着柜台上的—件砂器争论着，很是热闹。我也挤进去看看他们争什么？原来柜台上放着一件砂器，窄长方形似笔筒样高，炒米黄色。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争论这件器物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说是花盆，可底部没洞；有人说是水仙盆，但又太窄太深；有人说是笔筒，但又是窄长方形的不像，反正没有一个肯定的结论。

众人只是争论，无人上手要摸。我就挤进去拿上手仔细看了，砂器（见下图）正面刻有一幅水仙图很是眼熟，一看落款原来是蒲作英所作，我心里激动了，一来我喜好紫砂器，二来我更喜好蒲作英的书画。我赶忙问摊主价钱，一听还可以即掏钱买下了。众人见我掏钱买了都问我买去干什么用，我笑笑说插筷子，说完我骑上车直奔恩师大壮先生家，因为大壮先生也极推崇蒲作英的书画。

大壮先生仔细看了这件紫砂器皿，说上面水仙是蒲作英所画，“乌丝栏上十三行仿赵子固法”，款式极佳。刻工也是高手按画家笔法凑刀的，所以一点也不失真，不似一般庸工把画家的笔法刻的面目全非，款式下有小方印一枚，是阳文“韵石”二字。先生说是刻工的印信，在左下方押角处有方朱文圆印是“心舟”二字，这当是砂器的制作者。先生想了想又说，与蒲华同时代的有宁波人何心舟，是做紫砂器的高手。蒲作英诗书画俱佳，书法是二王一脉相传，行草更精，有其面目，乍看乱头粗服实是笔笔精到，一支长锋羊毫在其手中提按使转，挥洒自如，结体分行，平淡天真，没有一点枪棒气，更是难能可贵。蒲作英的诗作屡见于题画，信手拈来，援笔立就，是位才思敏捷的诗人，他的诗集《《芙蓉庵焚余草》》是友人在其死后清理遗物时，在一个陶瓮里发现一瓮乱团团的废纸，细读原来是其的诗稿而为其整理出版的。

先生还说，蒲作英虽是以卖画为生，但他不媚权贵不慕荣华富贵，却仰慕乡里前贤梅花道人吴仲圭，无论是为人、作画，他都师法吴仲圭，走元人法度，就拿此砂器上画的水仙来讲，也是法元人赵子固的，题“乌丝栏上十三行”则是与元人书画同源暗合。至于此器作何用处，被你说了着，是江浙一带大户人家插筷子的，但你现在插笔也未尝不可。此器米黄色，与你所藏吴昌硕题的白龙山人画具的颜色盘也是米黄色很配，就当它笔插吧，这样海上三大家的作品为你所得，充作文房，是你的福气，你当惜福啊。



楠木雕送子观音

◆ 成日至

在我原籍乡下的一位叔父家里，藏有一尊用楠木雕成的送子观音（见上图）。虽然已历经沧桑，但仍完好地保存至今。

我的这位叔父，生于清朝末年。由于结婚后迟迟未能生儿育女，邻居们就劝他请个送子观音供奉。正巧附近有一富户日渐衰败，有一楠木雕刻的送子观音待价而沽，于是，叔父就花钱买了回来，供在神台上。谁知过了不久，兵荒马乱，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匪军经常下乡扫荡，抢粮食、抢东西。叔父只好在屋角上挖了一个地洞，将送子观音等物藏了起来。一直到了解放以后，才又重新供奉在神台上。可是，“文革”一开始，城乡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该楠木送子观音理所当然地也在“横扫”之列，只好

再次藏入屋角上的地洞里。当时，虽有“红卫兵”多次登门讨要，但因叔父坚持说“放入锅膛内烧掉了”，才免遭毁坏。“文革”结束后，叔父逝世，这尊送子观音就由他的后人收藏，非情况特殊，不会轻易地给别人观看。

观音雕像有一手执净瓶、一手拿杨柳枝的净瓶观音，有在莲花上打坐的莲花观音，有一童子正在跪拜的童子观音，还有给世人送子的送子观音等等。世人供奉她，按其自家需要选定。而这尊楠木雕送子观音，就是送子观音中的一种。

楠木是建筑和雕刻的良材。楠木用于雕刻神像，虽然比不上紫檀和黄花梨，但也具有不翘不裂的优点。因此，同样受到欢迎。这尊用楠木雕成的送子观音，为站立像，高 26.8cm，头披道巾，面目慈祥，颈佩缨络，神情自如，双手在胸前左侧托着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儿，呈给世人送子之状。而那男孩儿，酷似神话传说中的哪吒。由于该像采用了立体雕法，不仅造形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而且观音及男孩的眉、眼、口、鼻、耳、手及头饰、胸前缨络、衣服折皱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表面还曾经涂过金漆，但因年深日久，又在地洞中藏匿过，故金漆的颜色已经退淡，不过，仍然可以看出当初的神韵风采。

因为是一个收藏爱好者，所以我经常去苏州的古玩市场转转逛逛淘淘宝。有一次不经意间看到一幅油画，画的是苏州的小桥流水、枕河人家，葱葱郁郁的绿树沿河斜立，温柔地守护着一方水土。整幅油画透着浓浓的绿意，仿佛使人置身于诗意盎然的江南水乡，芳草萋萋，氤氲滋润。第一眼看去我便觉得这幅油画特别漂亮，很是写实。因为自己从事的是摄影工作，所以对光线变化特别敏感，而这幅画正巧妙灵活地运用了光线的变幻迷离来表现意境，所以当下觉得这幅画更加特别有吸引力。

阴差阳错，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虽然我很喜欢它，却并没有买下它。结果后来几次去逛苏州古玩市场时，每一次都会看到它，仿佛一位故人无怨无悔地站在一旁默默地等待着我似的，让我倍觉有缘。于是我就做了些关于这幅画的“功课”，在网上查了查资料，想要多了解它。几经搜索，最终我知道原来这幅画是苏州画家陈二夫先生的作品《桥》。陈二夫先生原为南通人，后游学于苏州，并在寒山寺旁一古桥边开了自己的画廊。后来我又把这幅油画的照片寄给了朋友中国中央美术院的画家吕大千，请他点评评这幅画。大千不久便问我，这幅画是否是苏州画家陈二夫的作品？我有

去年，我家保存的一对祖传一百多年的挑水担桶，送给了曾教过中学历史的何老师收藏。

2004年8月底，我家老屋被动迁。家中所有值钱不值钱的物品都搬完后，空荡荡的屋里还剩下两只破旧的担桶。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自来水还没有引到村里，且河水尚未遭严重污染，家里的饮用水都要用这一对担桶从河里挑上来。担桶有五十厘米高，由薄板拼接而成，两边向上伸出两只“耳朵”、“耳朵”之间有攀连接。桶身向外鼓出，样子应该说是有特色的。那时，我家灶头边安着一只大水缸，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我用扁担挑着担桶，沿着河滩上的水桥下到水边，把两只担桶盛满水，挑到灶头间倒进大水缸，挑上三四担水缸就满了。再往水缸里放些明矾，这一缸水就能让全家用上一段日子。因为这担桶是生活必需品，我们很注意保养它，用完搁置处要垫起，不能让它直接搁在地上；每年都要精心涂上一遍桐油，也时常请箍桶匠换铁箍。然而，自从家里通了自来水，灶头间的大水缸搬走了，这一对挑水担桶也弃置不用了，搁在屋角落里二十多年，铁箍锈蚀脱落，一只的桶底有个洞，另一只的桶口也有缺损。离开老屋的最后时刻，我看着这对老态龙钟几近残废的担桶，心想祖传之物恐怕就剩下这了，就此丢弃实在于心不忍，于是用自行车带到我连襟家暂放。

去年，连襟家的房屋要翻建。我去他家帮忙搬东西，我寄放的这对挑水担桶也被搬到门外场地上。亲友们对之你一言我一语：“这

鞋拔子

◆ 何存红

在家帮妈妈收拾东西，看到了一只铜“鞋拔子”，因为年长日久没有使用，边缘已经泛绿了，但是上面刻着的花纹依然清晰可见，还署有“苏省朱祥兴造”字样。我查了一下资料，“朱祥兴”是晚清时期的工匠。这么说，奶奶留下的这个“鞋拔子”已有上百年历史了。

对于这个鞋拔子，我是不陌生的。那时候，除了夏天和雨天，我们穿的都是自家做的手工布鞋。新布鞋会越穿越松，为了以后穿起来“跟脚”，所以新鞋的尺寸是宜小不宜大，没有鞋拔子是很难穿的。鞋拔子的前端呈舌形，微微外翻，穿鞋时，把前端插进鞋跟内侧，然后用力一提鞋子就穿上脚了。

我记忆中的鞋拔子总是锃亮的。我们小孩子脚长得快，往往是春天刚上脚的新鞋，到秋天就嫌小穿不上了。过年的时候，每人一双新棉鞋，也是家家都要备的。在我印象中，妈



妈和奶奶一年四季闲下来就在“裱骨子”，纳鞋底。那时也常有邻居来借我家的鞋拔子用，说我家的鞋拔子质量好，能用几辈子。

我已经不记得鞋拔子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束之高阁了，总之后来都是买鞋子穿了，不再需要鞋拔子了。我父母的家也从农村搬进了城市，而且换了好几次房子，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好，家里的很多物品都丢弃了，但这个鞋拔子却一直没舍弃。拭去铜绿，鞋拔子又泛出了它本来的光芒。我知道这个鞋拔子并不是什么值钱的古玩，但对于我家它却是非常值得珍藏的物品，它经过了岁月的抚摸，记载的是一代又一代生命和爱的延续。

纸上的“桥”

◆ 张东



些吃惊，连忙问大千为何如此发问？莫非大千以前也看过这幅画？大千笑着说 he 以前并没有看过这幅画，只是因为自己想要编一本苏州画册，也经常去苏州取材，有一次在一家画廊里看到了陈二夫先生的一幅画，结果深深地被吸引，叹赏不已，久久不能移步；自己也是油画家，能如此深地被别人的油画作品所吸引还真是难得，所以当时便铭记了陈二夫那与众不同

的作画风格与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看到《桥》的照片便知道肯定是陈二夫的作品，别人是很难画出这样诗意浪漫、写实变幻的作品来的。大千还告诉我陈二夫先生是位很有名的画家，笔法老练，很有功底，他的画在当下，特别是台湾很受推崇，我看中的这幅《桥》很有收藏价值。

听了大千的话，我更是毫无犹豫，终于在几次错失交臂后将这幅画带回了家。画买回家后，原先我一直将它挂在一楼客厅里，结果原先对油画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儿子竟然也被这幅画吸引了，硬是“强取豪夺”地将这幅画挂到了自己的屋里。后来大千到我家做客时也屡屡谈及这幅画。大千说陈二夫先生运用光线的手法与别人不一样，整个画面显得很写实，笔触也很有力，一看就是有良好的绘画功底的。大千也关注陈二夫先生很久了，也一直很想收藏陈先生的作品，这实在让我不得不折服于艺术的魅力和陈二夫先生那非凡的画功及其感染力，竟然能让很少收藏现代画家作品的画家也心动地想要拥有他的作品，并以此为乐，实在是太厉害了！

陈二夫先生一直致力于描绘江南的水乡，姹紫嫣红、古壁颓垣皆可入画，不事雕琢，不假修饰，率性自然，浑然天成。风俗人情，跃然纸上；檐影桨声，依稀可辨，陈二夫先生用自己对江南水乡的满腔柔情与思绪，以一纸一笔神光异彩为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写真。纵然岁月流逝、事易时迁，我们也可以在那一幅幅洋溢生机与趣意的写真中找回曾经的家园与乐土。也许正因为陈二夫先生如此用“心”作画，所以他的画才会那么写实，那么有感染力，而我也才会被《桥》吸引得久久不能自拔……